

我是在中國最南方廣州長大，  
這都在說家鄉好，可我也怪，非常的  
不喜歡這城市，這裏的父老鄉親，個個  
都在紙醉金迷，變成我，毒藥酒徒，  
一味地抄畫，竟也忘記人終究還要死的，  
不死何有靈魂。我廿歲那年，頭一次，個  
大學子，恢復招生，百死一生，考了入廣州美  
術學院中國畫系，自以為如蛟蛟於衆，  
滿懷憧憬。四年過去，竟是以子成僕  
瓜一季。藝術學子，付不懂藝術，不能教  
藝術，在他們那裏，藝術已變成一種職工，  
一種「沽名釣譽」的工具。藝術，竟有那  
無名之輩，真令人受罪。有苦不  
敢言，此間，我正得能於一位德高望  
眾的學子，看儒生，被灌了一腦子的「忍實」  
中庸，「君臣父子」。

不想被人強奸，就這難開這藝術領域，  
我五湖四海地走，三教九流地鑽，向羅浮山  
沖去，想見黃陶道長，問道，道長，素素，  
戒煙，戒酒，戒師，戒學，禪，滿臉，裝的，神仙  
，隱逸，妖，魔，鬼，怪，滿嘴，胡言，亂語，日子  
，倒也，融，幾年過去，搖，擺，地，又，回，那，世，末  
，里，來，因為，已，是，那，瘋，癲，癩，之，狀，別，人，也



沒動好這傢伙反倒怕了起  
田為這鬼欲火過盛，常常向他們  
脫褲子。

近年來在廣州我參加過幾次展覽，  
都不討喜歡，這是我也不喜歡他們的  
報名，我最後一次個展，干脆不用  
名字，不用前言，不用燈光，不用說明，不  
用題目，不用顏色，自始至終我也不在  
場，向藝術家向西點鐘告別，作品  
失物招領！

這是一片奇怪的土地，  
廣州也是一個奇怪的地方。  
才及子育出這盤一個奇怪的胎兒。

桑雲軒

結 末 惠 ( 楊 傑 木 昌 ) Yang Fui-chung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生於廣東佛山。

一九七三年自南中畢業。

一九七四年入佛山民間藝術研究所。

一九七八年入讀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

一九八二年任職於該院師範系，任助教。

地址 中國廣州美術學院十五棟二二

電話 廣州：四四九八三轉九二四 投信姓名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二日於廣州美術學院



大卫大卫：

收你来信

又是一起狂欣了故，令我眼花  
瞭乱。（真搞不好）以信你以信  
真也搞不清。真是自己也是怎能  
一百。

你要的文章我失交可来给你。

4 张灯片不出就到。因为字  
的乱七八糟，还须劳你帮助  
改变，也不知道来<sup>样</sup>翻译才好。

已抄的，最好能早一点寄来  
邀请信，我不知道直接发  
及发邀请是否容易办些。  
你来作主。但在暑假期间，学院  
会借故推诿的。建议在放假前  
办妥。如照外发，你意下如何？

很多感谢  
受我一拜

信  
6月 十日